

外电评述 巴扎尔甘组成伊朗新政府

【法新社德黑兰二月十三日电】巴扎尔甘总理今天宣布了由十名成员组成的内阁名单。观察家们认为这个内阁可能以后还要扩大。宗教领袖都未参加内阁。尚未宣布的有司法、教育、国防和财政部长的人选。观察家们说，看来，巴扎尔甘主要考虑的是使他的内阁保持平衡，使具有从极左到极右的各种政治和宗教倾向的人都感到满意。

与此同时，观察家们注意到，伊朗的经济已经濒临破产。失业者达四百多万，银行和私人企业以及公营的企业都关闭了。国库几乎空了，商业处于瘫痪状态。

【合众国际社德黑兰二月十三日电】巴扎尔甘总理今天任命了革命运动的元老和精心挑选的工程技术人员担任

七人内阁中的部长，以巩固胜利和复兴伊朗的经济。

卡里姆·桑贾比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他是民族阵线年已七十四岁的领导人，民族阵线在阿亚图拉·霍梅尼不在国内的情况下开展了反对国王的运动。

卡里姆·桑贾比的副手达流士·福鲁哈尔被任命为劳工和社会福利部部长。福鲁哈尔是坚强的民族主义者，民族阵线的正式发言人。

巴扎尔甘内阁的其他成员都是在国王巴列维长期的统治时期没有政治污点的技术学术专家。官方人士说，挑选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们摆脱目前经济危机。

【安莎社德黑兰二月十三日电】伊朗革命政府今天开始巩固它在这个国家的权力，逮捕了前首相巴赫蒂亚尔，

并对忠于王朝的武装部队高级军官进行了实际的“清洗”。

前国防大臣沙法加特将军和陆军航空兵首脑霍斯鲁达特将军同巴赫蒂亚尔一起被捕。

其他的将领们在三天的战斗中落入了霍梅尼游击队手中或是已被打死。

【合众国际社德黑兰二月十三日电】政府在宣布逮捕巴赫蒂亚尔

的同时警告说，它将采取一切措施保证他的安全，尽管公众和报界要求审判和处决他的呼声越来越高。

【法新社德黑兰二月十三日电】伊朗新政府今天继续逮捕伊斯兰革命的反对者和旧政权的官员们。

这些被捕的人捆绑了双手，蒙住了眼睛，被带到一所被改用作为总部的学校。

英报说苏制武器正运进伊朗

法新社说苏迅速承认伊朗新政府表明它满意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二月十三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伊朗的斗争向无政府状态发展》，摘译如下：

巴赫蒂亚尔政府被推翻以及数百名士兵和空军人员叛变导致出现广泛和无人监督地分发武器的局面。从可靠方面还获悉，苏制武器正

在通过伊朗与阿富汗接壤的边界运进伊朗。

【法新社莫斯科二月十三日电】苏联迅速地承认伊朗临时政府表明，克里姆林宫既对它所称的“革命胜利”感到满意，也特别对它所认为的美国在政治上、战略上和经济上耻辱的失败感到满意。

西哈努克提出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设想

【美联社联合国二月十日电】西哈努克亲王今天自愿重新担任一个和平、民主的柬埔寨的领导，并要求召开新的日内瓦会议以便结束越南军队和柬埔寨人当前在那里的战斗。

这位前柬埔寨国家元首和瓦尔德海姆秘书长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向瓦尔德海姆秘书长递交了他的和平计划，在这之后，在和联合国记者们举行的五十分会晤中，阐述了这项计划。

西哈努克今天在这里说，在泰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柬埔寨难民对他来说，“我是唯一能够帮助柬埔寨恢复独立和平、帮助柬埔寨人民重新获得民族尊严和荣誉的领袖，柬埔寨的独立和平、民族的尊严和荣誉，一方面被波尔布特和英萨利、另

一方面被韩桑林及其河内和莫斯科主子破坏了。”他说，他愿意帮助，并回到北京去，以便离柬埔寨近一点。他还说，他将不与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沾满鲜血的政权”合作，他谴责波尔布特和英萨利虐待自己的人民，但是“如果有朝一日他们决定改变政策”，他愿为柬埔寨人效劳。

西哈努克说，这里对他和对越南都持友好态度的外交官对他说，韩桑林邀请他回柬埔寨去，在那里，他可以作出选择，“要么是当一个有各种人权的普通公民，要么是象过去那样当柬埔寨的领袖”。

但是他宣称，尽管越南否认，它“百分之百地卷入了”柬埔寨事务，因此他拒绝“在这样不好和悲惨的条件下”回柬埔寨。

西哈努克呼吁中国和越南采取克制态度，不要使目前的敌对行动变成一场“国际战争”。

西哈努克说，在同瓦尔德海姆会谈时，“我告诉他，联合国可以用支持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关于印度支那、特别是关于柬埔寨问题的新的日内瓦会议——新的国际会议——的办法帮助柬埔寨。”

他说，新的日内瓦会议应当包括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苏联；越南、老挝、印度、日本；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他说，柬埔寨的四个方面也应参加，即他自己的一方、波尔布特的一方、韩桑林一方和朗诺一方（原文如此——本刊注）。

西哈努克说，象一九五四年协议规定的那样，印度仍然应当是一个国际监督委员会的主席。他说，象旧的监督委员会一样，新委员会应当由加拿大代表西方参加，波兰代表苏联集团参加，另加一个共产党国家代表“中国集团”参加，还要有一个国家代表不结盟运动。

西哈努克说，瓦尔德海姆对他的这项建议“很感兴趣”，也同情柬埔寨的愿望，但是他不相信这项建议会得到

俄国人、中国人或越南人的赞同。

西哈努克笑着说：“我仍然是乐观的。”

他说，二月一日他在华盛顿吃早餐时向美国国务院官员罗伯特·奥克利以及其他美国人谈了他的建议，“他们持同情态度”。

他说，美国人“还没有一项明确的对柬埔寨的政策”，因为他们既不想得罪苏联，也不想得罪他们“事实上的”盟国——中国。

他说，同时，他们

说：“如果有朝一日西哈努克再次成为柬埔寨的领袖，他们将会感到高兴。”

问及他是否要求瓦尔德海姆就他的建议进行试探，西哈努克说，他没有这样做，因为“要求秘书长按我表示的方式采取强有力的和坚决的行动的时间现在还不成熟。”

西哈努克一月三十一日在华盛顿同中国邓小平副总理举行了会晤，但是他说没有同中国人讨论他的计划。

合众国际社说阮维桢对在中越边境设立非军事区问题未表明态度

南外交部长不肯说他是同意这样的建议。

越通社播发了总理兼外长阮维桢同法新社的一位记者的谈话全文，在谈话中，记者问他越南是否同意在越中边界设立一个非军事区。

但是后来的越通社消息的副本以及河内电台的越文广播表明，越

写的，从写法上看，乍一看好象是阮维桢提出这个建议，而不是记者提出的。

事实上，阮维桢不肯说他的国家在同中国的谈判中将会接受些什么，虽然他拒绝表示排除设立一个非军事区、使用联合国部队或实现停火的主张。

霍梅尼发表讲话要求把武器交给当局

承认伊朗仍处在严重危机中 并说除伊斯兰士兵外任何人无权携带武器

【合众国际社德黑兰二月十三日电】满面愁容的霍梅尼今天扬言，他要“砍断”仍在伊朗活动的“叛徒的手”，并无情地对付拒绝交出从军火库抢来的多得惊人的武器的数千名武装革命者。

霍梅尼是在他亲自指定的政府昨天在伊朗夺取政权后第一次向全国发表正式讲话。他警告说，他将“砍断叛徒的手，砍断想进行恐怖活动、进行屠杀和破坏的那些人的手。”

霍梅尼承认伊朗仍处于严重危机之中，呼吁人民保持对叛徒的警惕，保持统一，并承认武装革命者是这个国家目前所面临的最严重、最直接的威胁。霍梅尼发出的警告是这一天的最高潮。

霍梅尼在发表讲话时面无表情地盯着电视摄影机。他要求：“所有武器必须交到清真寺，出售武器是异端行为。不要让那些武器落到伊斯兰教敌人手中。伊斯兰士兵必须武装起来，但是别人决不能武装起来。”

他又说，“伊朗现在处于最微妙的阶段。不要让敌人钻到你们的队伍中去。要揭露拒绝交出武器的人。必须保护国家。混乱必须停止。”

政府还发布了一系列其他的指示，并扬言要出动军队对付非法携带武器的人。这些加重了霍梅尼发出的警告的份量。

【法新社德黑兰二月十三日电】霍梅尼今天再次呼吁伊朗人把武器交给当局。

德黑兰电台广播的呼吁书说，“禁止袭击警察局、兵营和政府建筑物。”

霍梅尼在进一步阐明他的呼吁书时说，“除各委员会外，任何人无权携带武器。”

他说，武器是“人民的财产，”决不能“落到人民敌人和伊斯兰教敌人手中。”

霍梅尼号召伊朗人“准备战斗”。

他说，“我们必须抛开我们的分歧。如果这些分歧继续存在，我们就没有把握取得胜利。”

“不要把火扑灭。我们是受到敌人和外来人进攻的一个苦难国家的后代。”

《苏联领导人谋求回击中美接近》

【本刊讯】法国《世界报》二月十一日——十二日发表该报记者韦尔纳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文章，题为《苏联领导人谋求回击中美接近》，摘译如下：

不难猜到什么问题目前使苏联领导人感到焦虑，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回击邓小平对美国的访问？不过，莫斯科认为，中国副总理只获得了不大的成功，如果他的目的是要促使美国政府支持中国的外交立场，那么，他只不过部分地达到了目的。因此，苏联人不愿意把事情看得可悲。

但是，克里姆林宫确切地知道，邓小平此访的重要性不在于访问的具体成果，而在于这次访问成行的事实本身，它不能低估此访的影响。目前，克里姆林宫采取的措施是十分审慎的。虽然，报刊就无所不包的问题天天骂中国，甚至一天骂好多次，但是它很注意不直接指责卡特总统。

一报还一报，但这种克制态度不会是对北京的。苏联在与中国进行的冲突性较量中，想一报还一报。

针对华国锋访欧和

中日签署和平友好条约，莫斯科以签署同越南友好合作条约（还有同阿富汗签署友好合作条约）作为回击。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作为对华盛顿与北京建交的回答。因此，一切使人认为，邓小平对华盛顿的访问仍会得到苏联的回答。以什么形式回答呢？现在难以预料，这特别是因为莫斯科并不拥有许多外交“王牌”，日本的门户对它显然是关闭的。因此，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设想：比如由于中越边境冲突的加剧而进行有限的军事行动。面对美国，苏联的处境不利。它甚至处于几乎是屈辱的地位：不得不向美国领导人要求作出保证，要他们郑重声明华盛顿和北京关系正常化丝毫不改变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关系的优先性质。它在评论中十分明确地区别邓小平在美国发表的反苏言论和美国领导人的克制反应，从而为对话敞开了大门。

对话的条件——苏联领导人最近几个月多次在正式文件和非正式文件中（最近一次是勃列日涅夫对《时代》杂志的一次谈话）确定了这一

对话的范围：缓和是建立在平衡的基础上的；中国是造成国际气氛不稳定的一个因素，因此，中国同西方的联盟同时就排除了同苏联的合作。苏联人害怕两个主要国家总是试图联合起来对付第三国，害怕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处于孤立地位。

因此，他们明确地说，如果西方和中国关系的改善超越了一定的限度，那就是缓和政治的结束。整个问题在于

美参院外委会投票确认伍德科克为驻华大使

【美联社华盛顿二月八日电】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今天以十二票赞成一票反对确认伍德科克为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第一任驻大陆中国大使。

但是，外交委员会的委员们说，尽管作出了上述表决，伍德科克的任命将同国会关于台湾安全前途的论战纠缠在一起。

唯一投票反对任命这位曾经当过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的伍德科克的是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人）。他是总统新的对华政策的肆言无忌的反对者。

确定这个界限。莫斯科至今小心翼翼地不确定这个界限，以免造成一种不可挽回的局面。

尽管莫斯科的领导人的初步反应使人看出他们极其痛苦，但他们无疑来得及估计新的形势，同时长期地拖延正在进行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会谈和勃列日涅夫一卡特的最高级会晤，而又不从根本上给予损害。他们期待着美国人平息下来的举动，但他们不准备为此做出让步。相反，他们倒是倾向于在有机可乘的地方占据实力地位，以便成为必然的交谈者。

赫尔姆斯说，在国会尚未解决台湾的安全问题之前，他将阻挠参议院的全体会议讨论这次任命。

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参议员丘奇（爱达荷州民主党人）说，在外交委员会尚未就关于台湾的法案进行表决之前，他将设法推迟参议院全体会议确认伍德科克为大使的行动。

赫尔姆斯说，他反对伍德科克一票与伍德科克的资格毫无关系。他说，这只是为了反映他反对卡特关于撤销对台湾的承诺以便能够同北京实行关系正常化的决定。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二月十一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考虑不可想象的事：美国考虑轰炸俄国又不消灭它》，摘译如下：

据国防部的文件说，五角大楼正花钱聘请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研究公司“对一种核武器使用战略作出判断，这种战略将使苏联不再成为一个起作用的国家实体”。

在弗吉尼亚州的维也纳，由五角大楼提供经费的另一家咨询公司正在研究“使用战略核武器使苏联区域化的可能性”——国防部的一位官员上周说，这种袭击将摧毁支持目前苏联政府的各个地区，并将“引起分裂的力量”。

这家弗吉尼亚公司还为五角大楼探讨“打击苏联领导的确定战略目标的作法”，这位官员说这是要通过摧毁俄国整个统治集团的办法来使俄国政府“瘫痪、分裂或解体”的一种努力。

由五角大楼提供经费的这三项长期研究计划是去年开始进行的数十种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当时白宫和五角大楼决定研究一下关于确定美国大规模战略力量的打击目标的各种可供选择的办法，这支力量现在有一万二千枚弹头，预料到八十年代末期将增加到一万二千枚。政府决定促进这种现实意义不大的研究活动一事表明，美国政府对对待核武器和核战争的看法有了重大的变化。

迄今为止，分析家们都是把核力量的目标集中在摧毁苏联的导弹和其他军事设施以及俄国的居民区和工业基础上。

赞助这些研究计划的官员和从事这些研究的公司已经认为，核战争是可能的了。他们认为，如果发生核战争，美国应该有一个能够在这场战争中取胜的确定目标的现实战略。

分析估计公司的一位研究人员上周说，在关于目标的这一系列研究计划中，他所进行的研究和其他一些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使现有的（苏联）政府垮台”，而不是大规模破坏那个国家。

五角大楼的一位官员上周说，这些长期研究的成果将在国防部主要官员中传阅，并且被作为“目前战略的可能的代替办法”加以审查。

报美道报

《美国考虑轰炸俄国又不消灭它》

美刊谈一些组织搞个人崇拜的文章

《他们怎样使人驯服》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四日一期刊登一篇题为《他们怎样使人驯服》的文章，报道一些组织搞个人崇拜的情况，译载如下：

怎么能使九百多人驯服到一起吞下了致命毒药的毒程度？

很清楚，琼斯城的杀祭并非全都出于自愿。但是，一行行、一堆堆井井有条的尸体，全家人手挽手死在一起的惨状，有力地说明琼斯的门徒们没有足够的意志力量来抵制他那由少数武装卫队为后盾的命令。而这一幕中最可怕的也许是，人们意识到：多少是普通的老百姓竟然在思想上中毒那么深，于是引起了这样的担心：其他人几乎人人都可能受到同样的摆布。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使人驯服的做法不过是人类司空见惯的经历的一种极端形式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神风队的飞行员们视死如归；更有甚者，希特勒一手策划了对六百万犹太人的大屠杀。在有影响人士的身边，常常有一群阿谀逢迎的马屁精围着。琼斯只不过是近十年的许许多多搞个人崇拜的组织的领袖中的一个最新的极端人物而已。

对许多研究美国新崇拜热的学者来说，琼斯的门徒们的举动固然骇人听闻，但也并不使人意外。二十六岁的埃里卡·赫夫特曼在两年前脱离了自封为高丽救世主的文鲜明所创立的统一教会。他认为：“作为文鲜明的信徒，我也会干出他们所干的事。我也受过杀人训练。”由于与世隔绝并慑于同伴的压力，那些皈依者们全盘接受首领的威力以及他的偏执妄想，——他们把自己的幸福和意志完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如果有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欺骗他的门

徒，那么，几乎任何冲动的热情都会导致崇拜狂的行为。近几十年来，崇拜的对象主要是十字军式的政客、摇摆舞明星，想入非非的分子和人类潜在运动的头头们。

魅力超凡的领导——社会学者是把宗教中的崇拜与作为标准价值看守人的正统教会加以区别的，也把它与那些部分地超脱社会以使已制定出来的教义更为纯洁的教派加以区别。当一个集团从流行的宗教实践中完全超脱出来，它的成员们又完全忠于具有超凡魅力和极端独裁的领导人物时，便出现了崇拜现象。虽然如今的崇拜对象在思想意识方面是大不相同的，但是最成功的崇拜对象都运用大致相同的方法向皈依者们灌输一种思想。大多数崇拜对象都知道应该网罗什么对象。

“叙那农”教派的头头查尔斯·戴德里奇喜欢吸毒成瘾的人。他可以使他们新生并把他们终生禁锢在他的小圈子里。琼斯专找那些受压迫者——特别是穷苦黑人、妓女和其他被社会遗弃的人。这些人欢迎他们所奉行的平均主义和提供的公社之家。但是，诸如文鲜明教会，上帝之子教派，阿利克里希纳教派（注：阿利克里希纳为印度教大神黑天王化身之一）等宗教团体喜欢收罗才智过人和富于理想的大学生。他们会加强崇拜的威力。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玛格丽特·辛格曾与三百多个原来是搞崇拜组织的成员们谈过话。她发现在这些人当中，入伙时受过明显心理创伤的不到三分之一。

归属之感——时机乃是收罗皈依者的关键因素。招募新教徒的人们喜欢在考试期间到大学里去。他们坐在图书馆里，等着“撞见”在决定专业课程上有困难或是失恋的学生。在城市和休养地，他们寻找为

了“发现”自己的价值而离开学校到处游逛的人。“这些孩子们在寻求一种目的感和归属感。”研究了多年崇拜现象的加州大学法学教授理查德·德尔卡德这样说。他还说：“大家都有弱点。如果他们来得正是时候，你我都可能成为阿利克里希纳教派的信徒。”

与家庭、朋友和世俗隔绝是第一阶段。洛杉矶的心理学家弗德里克·哈克称它为用灌输崇拜思想来进行控制的“洗脑阶段”。下一步，则要使新来的人对过去的的生活感到有罪，并且要承认有必要象新家庭中那些洞察一切的“兄弟姐妹”们一样获得新生。有些搞崇拜的组织，如上帝之子教派，阿利克里希纳教派，甚至重新给新教友们起名字，或私立计时方法，以突出这些组织的新天地的气氛。但是培养一种全新的人又谈何容易！这需要各式各样的形式来剥夺感觉，办法就是少睡、吃低蛋白食物，不断地唱诗和祈祷以便把人搞得精疲力竭，以及根据新教主的思想反反复复地进行灌输。

恶魔的工具——多年来一直研究个人崇拜组织怎样使人皈依的手段的塔夫茨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卡恩认为：“一切都很简单。皈依者们只需相信告诉他们的一切，他们自己全然不必去想。做到这一点，就万事大吉了。”确实如此。在“叙那农”教派里，老教友告诉新教友说：“我们会替你去想的。”在文鲜明的营地，独立思考被叫做恶魔的工具。（上）

美报文章《克里姆林宫在伊朗的活动》

美中央情报局向美政府提出的一份报告详细地揭露克里姆林宫在伊朗动乱中所起的秘密的和伪善的作用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明星报》二月十日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科德·迈耶：克里姆林宫在伊朗的活动》，摘译如下：

当邓小平副总理提到苏联利用“世界各地的许多骚乱”时，卡特政府官员都避而不谈这一点。他们要使苏联的所作所为尽可能显得好一些，从而为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辩论创造条件。

但是，邓的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卡特政府的决策人已经看到中央情报局的一份值得注意的报告，这份报告详细地揭露了克里姆林宫在伊朗革命中所起的秘密的和伪善的作用。面对这些官方材料，就不可能再就苏联人没有进行干预来煽动这场动乱。

这份报告证实，即

使在勃列日涅夫郑重其事地警告卡特总统不要进行干预的时候，设在俄国的一家苏联控制的秘密电台也没停止向伊朗群众宣传革命。这些以波斯文进行的广播号召进行一场全国性圣战，并且谴责王室和美帝国主义“联合搞阴谋”。

根据这项报告，这家克里姆林宫控制的无线电台在十二月中造谣说，美国官员已命令伊朗军队向示威者开火，美国人乘坐军用直升飞机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群众。近来的广播还发出了如何组织暴动和如何制造手榴弹和汽油弹的具体指示和指导。

这份报告说，在十月份，莫斯科指示它安插在伊朗保安部队和宗教团体的地下共产党代理人攫取反对国王的反

对派的领导权。他们奉命加强同群众的联系，以此作为“进行第二阶段革命活动的垫脚石”。有人精疑，苏联人一直在利用反对国王的宗教集团作为使听命于他们的干部掌权的一场序幕。莫斯科发出的这些秘密指示证实了这种猜疑。

这份报告说，阿富汗情报部门现在在克格勃的控制之下，它一直在指导现在居住在伊朗的五十万阿富汗人的反对国王的活动。据报告，南也门共产党政权也命令它的人在阿巴丹油田煽动罢工。

在宣传方面，该报告揭露了苏联人如何通过他们的国际组织策划一场反对国王的运动。例如，莫斯科控制的世界工会联合会呼吁全世界劳动者支持正在举行罢工的伊朗石油工人。

据查明，伊朗青年和学生民主组织是一个共产党组织。古巴官员一直在训练伊朗恐怖

主义者并向他们提供武器。

这项报告对苏联所起的作用提出指责说：

“研究一下记录的材料就可以发现，（苏联）一方面伪装成认真负责的超级大国，一方面又煽动大规模的颠覆活动作为进行世界革命的手法。”根据上述证据，很难不同意这项报告对苏联的这种指责。

苏联人一直设法利用反对国王的宗教和自由派人士控制政权。俄国人正在通过其代理人控制这场叛乱。到了这样的后期，谨慎的做法是不要把美国的利益同国王的事业连在一起，而且除了尽可能跟即将出现的任何一个新政权搞好关系外，卡特没有别的选择。

另一方面，苏联这次对伊朗内政的大规模干涉太露骨、对西方的利益太危险，因此如果让这种干涉肆无忌惮地进行下去，那么这个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

万斯国务卿现在可以向多勃雷宁大使指出，对于邓直言不讳地谈俄国的颠覆活动的言论，苏联人没有理由提出抱怨。

【法新社伊斯兰堡二月十一日电】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将军迄今为止仍然对外界提出的要求他赦免前总理布托的死刑的所有要求和建议无动于衷。巴基斯坦最高法院上星期拒绝了布托对死刑提出的上诉。

据这里的消息很灵通的人士说，西方、东方和第三世界各国首脑发来的很多信件和电报都放在外交部秘书长的桌子上，而不会往上送。

一些国家的大使，特别是美国、德国和法国的大使昨天晚上曾设法会见了这位巴基斯坦国家首脑。齐亚将军声称，布托先生是一名罪犯，他这个案件“同政治毫无关系”。

这位将军说，他必须考虑巴基斯坦的舆论。据说如果他使用赦免权，巴基斯坦舆论将谴责他。

齐亚将军强调说，自他夺取政权以来，他从来没有行使过这种权利。据司法部说，在巴基斯坦每年有五百到八百违反不成文法的罪犯被处死。

布托的首席律师巴赫蒂亚尔说，他担心，他在星期三或星期四，当法律规定的七天要求赦免期结束的时候，他的委托人可能会被绞死。

巴基斯坦人民党领导人一般私下都希望能自发地爆发支持布托的普遍的抗议运动。大多数人都今天都私下承认，实际上他们不再抱什么希望了。

日报报道日本去年生产汽车九百万辆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一月二十五日刊登一条消息：

日本汽车工业会二十四日公布了一九七八年一年的四轮车生产辆数，达九百二十六万九千一百五十三辆，比上一年增加百分之八点九，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

英报文章《不情愿的德赛再次考虑中国问题》

说由于阿富汗、伊朗和柬埔寨动乱，孟加拉和巴基斯坦局势长期不稳，印度急于在中印之间取得谅解

【本刊讯】英国《苏格兰人报》二月三日刊登发自加尔各答的一篇文章，题为《不情愿的德赛再次考虑中国问题》，摘译如下：

由于亚洲有这么多的稳定的政府在激进浓的压力下垮台了，因此，印度正在重新考虑她以前对同中国实现和解所持的冷淡态度。

使印度感到这项工作紧迫的原因似乎是，它怀疑苏联参与了推翻阿富汗的达乌德总统和它担心莫斯科也许会情不自禁地填补伊朗国王退出之后造成的政治上的真空。

印度的西邻巴基斯坦，是由一个受到国内两个有战略重要性的边境省里的分离主义的内战威胁的摇摇欲坠的军政权统治着。东面的孟加拉国也不稳定；同时，掌握在苏联支持的越南手里的柬埔寨的命运，对所有的南亚人来说，是一个严酷的教训。

在被称为亚洲的新月状危机中，印度也许是唯一有秩序的国家。但是，领导着一个由不同成份组成的右翼联合政府的德赛总理，不论对从他的前任英迪拉·甘地夫人手中继承下来的为期二十年的印苏和平友好条约，还是对新德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莫斯科提供先进的装备和军需品的做法，从未感到高兴过。

德赛在一九七七年竞选时，曾保证要废除这个条约和重新确定印度对外关系的方针，使之不带有那么浓厚的党派色彩。但是他不得不背弃自己的诺言，因为如果他履行诺言，苏联援建的大工业项目就会受到影响。

因为没有保证能使尼克松总统在一九七一年停止的美国援助得到恢复，所以，这位总理只好听新德里的文官的意见，这些文官把莫斯科看作是印度的最可贵的国际保证人。

如果说德赛对莫斯科的目的感到担心的话，那么他对北京的目的也一样感到担心。因此，不难说服他保持现状：对中国的姿态持冷淡态度，继续同苏联保持亲密的关系。

然而，由于在阿富汗、伊朗和柬埔寨的动乱，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局势又长期不稳，因此看来印度领导人急于在亚洲的两个大国之间取得谅解。这一战略的转折点可能就是印度外交部长瓦杰帕伊二月十二日至十九日对北京的访问。

中国人出于自己方面的原因，也期待着这次访问，他们希望，这次访问会使印度脱离莫斯科的怀抱，大大削弱勃列日涅夫的集体安全体系理论，同时帮助树立北京在亚洲非共产党国家中的尊严。

造成印度任何矛盾心理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瓦杰帕伊先生个人的观点，瓦杰帕伊作为联合

组成的执政党中极右的印度教徒复兴主义的人民同盟派的领导人，他对一个共产党国家是不可能太诚挚的。

但是，印度对中国缺乏热情的真正责任在德赛，德赛的年龄和所受的训练，容易使他使北京视为一个无神的和决心使世界其他地区改信——必要时使用武力使他们改信——辩证唯物主义的侵略国家的首都。

中国继续向印度东北的反叛部族——那加人和米佐人——提供援助，向巴基斯坦提供大量军火和在克什米尔的阿克赛钦高原修建公路等行动都被看作是敌对的新的证据。

因此，德赛公开表示不喜欢同中国改善关系就不足为奇了。

一个强有力的因素是，卡特总统对德赛施加的影响和中美外交关系的榜样。

德赛由于靠近了美国，对苏联又有戒心，因此他也不敢不理睬中国。由于被夹在这两种力量中间，因而他给人的印象是不大情愿地、很不愉快地回答了中国人的求爱。

法新社自伊斯兰堡报道
哈克说他如赦免布托就将受到巴基斯坦舆论谴责

外
报
电
道

英法等国对伊朗新政府的态度

【法新社巴黎二月十三日电】题：

外交部发言人声明

二月十三日外交部发言人声明说：

“法国政府密切地注视着人所共知的伊朗刚刚经历的政治危机的发展，正如共和国总统一月十七日所说的那样：法国政府对现在属于并且今后应继续属于伊朗人自己的责任的事件，既不出作评断，也不进行干预”。

此外，需要重申这一点：法国政府的做法是承认国家，而不是承认政府。

“当然，法国准备在尊重两国互利的情况下继续它与伊朗的合作。法国驻德黑兰的大使已和巴扎尔甘进行了接触。”

【路透社伦敦二月十三日电】英国今天宣布，它已经承认巴扎尔甘总理的伊朗新政府。

一位外交部发言人对记者们说，已责成英国驻德黑兰大使约翰·格雷厄姆今天同巴扎尔甘的新政府进行接触，并且说：“我们希望在友好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新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

英国是宣布承认伊朗新政府的第一个西欧主要国家。

【路透社尼科西亚二月十三日电】塞浦路斯通讯社今天说，塞浦路斯已承认伊朗新政府。

塞浦路斯通讯社引用一位政府发言人的话说，基普里亚努总统已向霍梅尼和巴扎尔甘总理发去贺电。

【合众国际社雅典二月十三日电】一位政府发言人今天说，希腊已承认伊朗新政府。

发言人说：“政府已指示它驻德黑兰的大使同伊朗新政府进行接触”。

【美联社哥本哈根二月十三日电】丹麦今天给予伊朗新统治者以事实上的承认。

外交大臣克里斯托弗森宣布，已责成丹麦驻德黑兰大使馆同巴扎尔甘总理的政府进行接触。

克里斯托弗森说，丹麦一贯是承认国家，而不是承认政府的，由于新政府显然已对伊朗领土实行了有效控制，承认的问题也就自动解决了。

【本刊讯】日本《宝石》杂志一九七九年二月号刊登作家夏堀正元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渴望、变化和九亿人民》，摘译如下：

日本作家夏堀正元
访 华 文 章

《渴望、变化和九亿人民》

说在中国感觉到了自由、活跃、舒畅的气氛；中国已经不会再出现大动荡了，这是我

这次旅行的最大收获

感觉到的“广场思想”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八日傍晚，我去了北京天安门广场。

这里是通向整个中国的广场，是现代中国同九亿民众实现重要联系的广场的象征。这也是集中反映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广场，使人感到条条道路通北京。

在这附近，有统治九亿国民的各种政府机关的建筑物，也有贴大字报的地方，群众可以写批评政府、批评权势的大字报。这一点和莫斯科的红场根本不同，颇为有趣。简而言之，这里成了可以和当权者对话的广场——这恐怕是粉碎“四人帮”后突然增添了明朗气氛的中国天安门广场的新的意义。而且，我切身感到，那里正在产生着强有力的“广场思想”。

进入这个未知的国家以后，我马上就被吸引到似乎体现“广场思想”的天安门广场去了。

广场的这种效用，决不仅限于天安门广场。在我所走访的北京、西安、重庆、成都、上海等五个城市及其周围地区，给我的印象是，无论是在小胡同里，无论是在街道路边，也无论是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小道上，凡是有人的地方，无论在哪儿，都存在着广场思想，都成了团结、友谊和开展讨论的舞台。

确实，中国现在的活跃气氛，似乎就是由各处层见叠出的广场思想产生出来的。这就变成了迅速扩展的“民主”气息，使我这个不过是旅行者的人也能有所感应了。

在去中国之前，我也曾听说，不仅中国的领导人，就连中国的民众的表情也是阴郁而死板的。并且解释说，大概是由于吃不饱吧。

可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吃的东西，从惯于奢侈的日本人的感觉来说，虽然不能说是

丰富的，但却是充足的。而且，民众和孩子们的表情出乎预料的明朗和直率。

在重庆，有一个十八、九岁，气色很好的胖乎乎的姑娘，在街头高声叫卖放在玻璃柜里的炸包子。我随便买了吃起来。不知不觉中在场的群众拥过来，围了里三层外三层，还一个劲笑，在赞赏着什么。

我夹杂着日语，用中国话说“谢谢，这很好吃”，然后笑了笑。这一来，周围的人群更大声笑开了，其中还有人要握我的脏手。

虽是一桩纯属街头巷尾的小事，却使我比参观故宫博物馆和万里长城还愉快。这里有着超过“团结”之类的生硬词藻那样一种明快的血肉相连、心心相印的感情。

对文化的渴望

有人解释说，中国民众的面孔从一九七六年底彻底驱除了凶猛的“四人帮”以后才又明朗起来。这的确是真实的。我在中国停留期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感觉到了自由、活跃、舒畅的气氛。这一点，在和我们有关的文艺界，也反映得很清楚。

据说，被四人帮列为禁书的，老舍、茅盾、巴金、鲁迅等作家的作品，发售后，人们先睹为快，立即抢购一空。同样被扣压禁读的《三国志》、《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作品，也立即卖光。

由于民众渴望文学作品到了这种程度，所以，《莎士比亚全集》共十三卷的中译本一出版就卖光了。听到这话，我有些吃惊。中国人口众多，所以，初版册数之多是日本无法相比的。

融合于自然的“手艺”

在西安我深感佩服的是，城外半坡村的出土

文物。难以置信的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尖底瓶，画着仰韶文化特有的美丽的彩陶人面和鱼纹的盆，几乎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这种事在日本是怎么也不能想象的。第一，这样古老时代的

东西不会出土，而且，即使挖了出来，外行人看到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仅不能几近完整地保住原型，甚至于会完全被损坏。中国彻底保护古代文物的情况，真是令人钦佩。

我认为，对古物如此珍惜，加强了对本国历史和文化的自信心，并且给加速四个现代化的现代中国带来了丰富的温文尔雅的精神生活。正因为如此，只重视象遥控调整电视线路那样怎么都行的文明，而对真正的文化却毫不珍惜的日本，倒显得还是个极其野蛮的后进国家了。

唐代磁器作品的质量之高，使我惊愕不已。无论是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还是在西安的陕西省博物馆和半坡博物馆，无论在成都，还是上海，就连我这个完全外行的人，对中国工艺品的质量之高超也大为折服了。

少年宫

我很佩服他们对孩子非常爱护。上海市每个区都有“少年宫”，包括由市里直接管理的一所，共有十一座。少年宫是为丰富男女少年的课外活动而设立的。我所访问的长宁区少年宫，是一座象宫殿一样豪华的建筑物，据说曾经是汪精卫的妾宅。每天放学以后，有多达六、七百名的七岁至十五岁男女少年来到这里，分成文艺、科学、技术、体育等小组，接受增长各种才能的教育。这里决没有日本私塾里那种培养畸型儿的黑暗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孩子们轻松地愉快地接受着课外教育。

我感慨万分地推测着十年后、二十年后中国的力量。

我不大知道中国的政治和领导人的情况，但是，我认为，现在中国不会再出现大动荡了。我确信这一点，这是我这次旅行的最大收获。

美《新闻周刊》报道《整治河流的情况》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一九七八年十月九日刊载一篇题为《整治河流》的报道，摘译如下：

一九六九年联邦水质管理局称之为垂死水道的，不是在工业中心地带的一条污秽小河，而是流经华盛顿特区的骄傲的波托马克河。那时，河内大肠杆菌数超过游泳安全标准的一万倍，谁要是把手脚浸泡在死水中，就会有严重感染的危险。

后来，当局花了十亿美元清理污水。现在渔民、划船者和游泳的人（在多数日子里）可以安全地使用这条河流了。哥伦比亚区大气和水质管理局的约翰·布林克说这是“惊人的改进。我们所花的钱正在

得到补偿”。花钱治理得到好处的不光是波托马克一条河。

在一九七二年表决通过的联邦政府赠与各市政局十八亿美元一亿的鼓舞下，管理部门和工业部门正朝着雄心勃勃的目标努力，这个目标就是到一九八五年消除一切污染物质流入航运水道。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圣琼斯河的水面上，昔日飘流厚厚一层水藻浮渣的地方，现有滑水者嬉水。新泽西州哈肯萨克河河面上的气泡警报装置宣布，鱼群又重新回到了一度被窒息的水流中。甚至浩瀚的赫德森河现在基本上没有一度曾使其水生生命窒息的散发臭气的绿色污染物质——虽然更多的暗中为害的毒质依然存在。

乔治城的污泥：波托马克河清理工作的关键是处理污水。十年前，华盛顿及其郊区的水道容量过小，未经处理的污水常常流到河流中。即使在干旱季节，光是时髦的乔治城地区，每天就有多达五

百万吨的污水流入波托马克河。装置了将污水引向处理工厂的下水道拦截器后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处理工厂本身也有了改进。庞大的蓝色平原设施已发展到可以进行人们称之为全面的第二次污水处理。处理过程是，向贮存污水的大池子内吹气，空气中的氧气支持有益的细菌，使其繁殖而消灭污染物质。

再加进一种叫氯化铁的化学品，使水藻主要养料的磷化物沉入池底，便于将它们取走。经氯化处理后，流入河流中的污水，含大肠杆菌数不超过危险限度的十分之一。

然而，开支超额和工程拖延还在折磨着一些新的大型处理工厂。

更正：二月十四日本版《下一步，立体声电视》一稿末段中，“能在一个荧光屏上同时映出两个国家：一个是大的彩色国家和来自另一条频道的小的黑白国家”句中的“国家”均应为“图象”。

美《新闻周刊》文章《恢复哺乳》

说人奶胜过种种配制的婴儿食品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一期刊登马特·克拉克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对大多数现代妇女说来，哺乳是一种不受重视的技艺。许多妈妈认为，给自己的婴儿喂奶，会把她们缠住，不得脱身，有损自己身段的美观，而且不知怎的总是感到别扭。美国儿科医学院说，这种态度是错误的。美国儿科医学院近来在一份内容广泛的报告中指出，人奶胜过种种配制的婴儿食品，并强烈敦促妈妈们恢复喂奶。

在大多数工业国家，近五十年来哺乳者日益减少。到七十年代初，婴儿满两个月时，喂奶的只有百分之十五。最近在发展中国家里，喂奶者也逐步减少。准备这份调查报告的美国和加拿大医生委员会说：“这种变化不仅已经影响到那些国家

婴儿的发病率与死亡率，而且还影响到它们的经济。”

上述调查结果很大程度上是以它新近发现人奶作为食物的好处作为依据的。妈妈奶中的脂肪在婴儿的消化道里是比较容易吸收的。对于早产婴儿，这点特别重要，因为早产婴儿往往不容易消化脂肪。人奶含有的胆固醇也比多种混合物配制成的食物多些，而充份的胆固醇对于婴儿的大脑和神经组织的发育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供给孩子的胆固醇促使产生酶，而酶在以后的岁月里将降低胆固醇的水平，并有助于防止心脏病。波士顿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至少吃过两个月人奶的三十岁的人比起没有吃过人奶的人来，胆固醇要低得多。

卡路里（热量）：有些医生认为，喂奶可以减少成人患肥胖症的危险，因为用奶瓶喂养的婴儿，大人往往要他

吃完最后一滴调配的食品，而不管他想吃不想吃。用奶瓶喂养孩子的妈妈们也倾向于使她们的婴儿比喂人奶的婴儿提早改吃卡路里高的固体食品。在幼小时候养成的这种习惯可能形成后来饮食过量的习惯。

喂奶作为一种防止传染病的办法是特别有益的。该委员会说，人奶中有对付各种细菌的抗生素，而喂人奶的婴儿较少可能患严重的和有生命危险的腹泻、呼吸道疾病和脑膜炎。一份关于加拿大印第安儿童的调查报告表明，哺乳婴儿比人工喂养的婴儿的成活率高百分之三。哺乳婴儿有过敏反应的也似乎比较少。

最后，哺乳对妈妈和孩子双方都可能产生深刻的心理意义。据美国儿科医学院的报告说，哺乳刺激母子“感情联系”：哺乳对肉体上长期同自己婴儿接触的妇女，表现出更大的每爱。

【本刊讯】日本《宝石》杂志一九七九年二月号刊登作家夏堀正元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渴望、变化和九亿人民》，摘译如下：

日本作家夏堀正元
访 华 文 章

《渴望、变化和九亿人民》

说在中国感觉到了自由、活跃、舒畅的气氛；中国已经不会再出现大动荡了，这是我

这次旅行的最大收获

感觉到的“广场思想”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八日傍晚，我去了北京天安门广场。

这里是通向整个中国的广场，是现代中国同九亿民众实现重要联系的广场的象征。这也是集中反映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广场，使人感到条条道路通北京。

在这附近，有统治九亿国民的各种政府机关的建筑物，也有贴大字报的地方，群众可以写批评政府、批评权势的大字报。这一点和莫斯科的红场根本不同，颇为有趣。简而言之，这里成了可以和当权者对话的广场——这恐怕是粉碎“四人帮”后突然增添了明朗气氛的中国天安门广场的新的意义。而且，我切身感到，那里正在产生着强有力的“广场思想”。

进入这个未知的国家以后，我马上就被吸引到似乎体现“广场思想”的天安门广场去了。

广场的这种效用，决不仅限于天安门广场。在我所走访的北京、西安、重庆、成都、上海等五个城市及其周围地区，给我的印象是，无论是在小胡同里，无论是在街道路边，也无论是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小道上，凡是有人的地方，无论在哪儿，都存在着广场思想，都成了团结、友谊和开展讨论的舞台。

确实，中国现在的活跃气氛，似乎就是由各处层见叠出的广场思想产生出来的。这就变成了迅速扩展的“民主”气息，使我这个不过是旅行者的人也能有所感应了。

在去中国之前，我也曾听说，不仅中国的领导人，就连中国的民众的表情也是阴郁而死板的。并且解释说，大概是由于吃不饱吧。

可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吃的东西，从惯于奢侈的日本人的感觉来说，虽然不能说是

丰富的，但却是充足的。而且，民众和孩子们的表情出乎预料的明朗和直率。

在重庆，有一个十八、九岁，气色很好的胖乎乎的姑娘，在街头高声叫卖放在玻璃柜里的炸包子。我随便买了吃起来。不知不觉中在场的群众拥过来，围了里三层外三层，还一个劲笑，在赞赏着什么。

我夹杂着日语，用中国话说“谢谢，这很好吃”，然后笑了笑。这一来，周围的人群更大声笑开了，其中还有人要握我的脏手。

虽是一桩纯属街头巷尾的小事，却使我比参观故宫博物馆和万里长城还愉快。这里有着超过“团结”之类的生硬词藻那样一种明快的血肉相连、心心相印的感情。

对文化的渴望

有人解释说，中国民众的面孔从一九七六年底彻底驱除了凶猛的“四人帮”以后才又明朗起来。这的确是真实的。我在中国停留期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感觉到了自由、活跃、舒畅的气氛。这一点，在和我们有关的文艺界，也反映得很清楚。

据说，被四人帮列为禁书的，老舍、茅盾、巴金、鲁迅等作家的作品，发售后，人们先睹为快，立即抢购一空。同样被扣压禁读的《三国志》、《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作品，也立即卖光。

由于民众渴望文学作品到了这种程度，所以，《莎士比亚全集》共十三卷的中译本一出版就卖光了。听到这话，我有些吃惊。中国人口众多，所以，初版册数之多是日本无法相比的。

融合于自然的“手艺”

在西安我深感佩服的是，城外半坡村的出土

文物。难以置信的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尖底瓶，画着仰韶文化特有的美丽的彩陶人面和鱼纹的盆，几乎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这种事在日本是怎么也不能想象的。第一，这样古老时代的

东西不会出土，而且，即使挖了出来，外行人看到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仅不能几近完整地保住原型，甚至于会完全被损坏。中国彻底保护古代文物的情况，真是令人钦佩。

我认为，对古物如此珍惜，加强了对本国历史和文化的自信心，并且给加速四个现代化的现代中国带来了丰富的温文尔雅的精神生活。正因为如此，只重视象遥控调整电视线路那样怎么都行的文明，而对真正的文化却毫不珍惜的日本，倒显得还是个极其野蛮的后进国家了。

唐代磁器作品的质量之高，使我惊愕不已。无论是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还是在西安的陕西省博物馆和半坡博物馆，无论在成都，还是上海，就连我这个完全外行的人，对中国工艺品的质量之高超也大为折服了。

少年宫

我很佩服他们对孩子非常爱护。上海市每个区都有“少年宫”，包括由市里直接管理的一所，共有十一座。少年宫是为丰富男女少年的课外活动而设立的。我所访问的长宁区少年宫，是一座象宫殿一样豪华的建筑物，据说曾经是汪精卫的妾宅。每天放学以后，有多达六、七百名的七岁至十五岁男女少年来到这里，分成文艺、科学、技术、体育等小组，接受增长各种才能的教育。这里决没有日本私塾里那种培养畸型儿的黑暗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孩子们轻松地愉快地接受着课外教育。

我感慨万分地推测着十年后、二十年后中国的力量。

我不大知道中国的政治和领导人的情况，但是，我认为，现在中国不会再出现大动荡了。我确信这一点，这是我这次旅行的最大收获。

美《新闻周刊》报道《整治河流的情况》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一九七八年十月九日刊载一篇题为《整治河流》的报道，摘译如下：

一九六九年联邦水质管理局称之为垂死水道，不是在工业中心地带的一条污秽小河，而是流经华盛顿特区的骄傲的波托马克河。那时，河内大肠杆菌数超

得到补偿”。

花钱治理得到好处的不光是波托马克一条河。

在一九七二年表决通过的联邦政府赠与各市政局十八亿美元一亿的鼓舞下，管理部门和工业部门正朝着雄心勃勃的目标努力，这个目标就是到一九八五年消除一切污染物质流入航运水道。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圣琼斯河的水面上，昔日飘流厚厚一层水藻浮渣的地方，现有滑水者嬉水。新泽西州哈肯萨克河河面上的气泡警报装置宣布，鱼群又重新回到了一度被窒息的水流中。甚至浩瀚的赫德森河现在基本上没有一度曾使其水生生命窒息的散发臭气的绿色污染物质——虽然更多的暗中为害的毒质依然存在。

乔治城的污泥：波托马克河清理工作的关键是处理污水。十年前，华盛顿及其郊区的水道容量过小，未经处理的污水常常流到河流中。即使在干旱季节，光是时髦的乔治城地区，每天就有多达五

百万吨的污水流入波托马克河。装置了将污水引向处理工厂的下水道拦截器后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处理工厂本身也有了改进。庞大的蓝色平原设施已发展到可以进行人们称之为全面的第二次污水处理。处理过程是，向贮存污水的大池子内吹气，空气中的氧气支持有益的细菌，使其繁殖而消灭污染物质。

再加进一种叫氯化铁的化学品，使水藻主要养料的磷化物沉入池底，便于将它们取走。经氯化处理后，流入河流中的污水，含大肠杆菌数不超过危险限度的十分之一。

然而，开支超额和工程拖延还在折磨着一些新的大型处理工厂。

更正：二月十四日本版《下一步，立体声电视》一稿末段中，“能在一个荧光屏上同时映出两个国家：一个是大的彩色国家和来自另一条频道的小的黑白国家”句中的“国家”均应为“图象”。

美《新闻周刊》文章《恢复哺乳》

说人奶胜过种种配制的婴儿食品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一期刊登马特·克拉克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对大多数现代妇女说来，哺乳是一种不受重视的技艺。许多妈妈认为，给自己的婴儿喂奶，会把她们缠住，不得脱身，有损自己身段的美观，而且不知怎的总是感到别扭。美国儿科医学院说，这种态度是错误的。美国儿科医学院近来在一份内容广泛的报告中指出，人奶胜过种种配制的婴儿食品，并强烈敦促妈妈们恢复喂奶。

在大多数工业国家，近五十年来哺乳者日益减少。到七十年代初，婴儿满两个月时，喂奶的只有百分之十五。最近在发展中国家里，喂奶者也逐步减少。准备这份调查报告的美国和加拿大医生委员会说：“这种变化不仅已经影响到那些国家

婴儿的发病率与死亡率，而且还影响到它们的经济。”

上述调查结果很大程度上是以它新近发现人奶作为食物的好处作为依据的。妈妈奶中的脂肪在婴儿的消化道里是比较容易吸收的。对于早产婴儿，这点特别重要，因为早产婴儿往往不容易消化脂肪。人奶含有的胆固醇也比多种混合物配制成的食物多些，而充份的胆固醇对于婴儿的大脑和神经组织的发育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供给孩子的胆固醇促使产生酶，而酶在以后的岁月里将降低胆固醇的水平，并有助于防止心脏病。波士顿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至少吃过两个月人奶的三十岁的人比起没有吃过人奶的人来，胆固醇要低得多。

卡路里（热量）：有些医生认为，喂奶可以减少成人患肥胖症的危险，因为用奶瓶喂养的婴儿，大人往往要他

吃完最后一滴调配的食品，而不管他想吃不想吃。用奶瓶喂养孩子的妈妈们也倾向于使她们的婴儿比喂人奶的婴儿提早改吃卡路里高的固体食品。在幼小时候养成的这种习惯可能形成后来饮食过量的习惯。

喂奶作为一种防止传染病的办法是特别有益的。该委员会说，人奶中有对付各种细菌的抗生素，而喂人奶的婴儿较少可能患严重的和有生命危险的腹泻、呼吸道疾病和脑膜炎。一份关于加拿大印第安儿童的调查报告表明，哺乳婴儿比人工喂养的婴儿的成活率高百分之三。哺乳婴儿有过敏反应的也似乎比较少。

最后，哺乳对妈妈和孩子双方都可能产生深刻的心理意义。据美国儿科医学院的报告说，哺乳刺激母子“感情联系”：哺乳对肉体上长期同自己婴儿接触的妇女，表现出更大的每爱。